

葵花集

高歌今

上海文艺出版社

葵 花 集

高 歌 今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958 •

內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共收十九篇文章，大部分都是作者近年陸續發表在報刊上的作品。這些文章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批判一些反動和有毒的文藝思想和作品，具體論到右派分子劉賓雁、劉紹棠、杜高和反革命分子胡風，並分析了他們的作品。第二類是對一些作品進行評介，其中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談到魯迅的“高老夫子”、艾蕪的“百煉成鋼”、杜鵬程的“春和平的日子”，也批評了方紀的不好的作品。第三類是一般的泛論，談到讀書，也談到不要過早當專業作家。這些作品對一般的文學愛好者，以及大中學校的學生，都是良好的讀物。

葵 花 集

高 歌 今 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94號

華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書 號 0267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 1/8 字數 73,000

1958年12月第1版

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6,000 定價(八) 0.34元

目 次

从“本报内部消息”看刘宾雁的反动本质·····	1
批判刘紹棠的右派文艺思想·····	11
刘紹棠的右派道路·····	25
一篇阴險的反动作品·····	35
胡风写“新人物”的罪恶目的·····	40
魯迅的“高老夫子”·····	45
談談写詩的态度·····	55
要象阿历克赛那样对待爱情·····	60
“百炼成鋼”里的秦德貴·····	68
惊险小說給我們些什么教育·····	74
革命的現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需要結合·····	80
田間的詩深入田間·····	87
从“西廂記”里的惠明和紅娘談起·····	92
一篇丑化新社会的小說·····	95
和平的日子 緊張的战斗·····	100

多讀些我国現代的优秀文学作品.....	113
不要过早地去当专业作家.....	117
漫談讀書.....	120
不能这样搞創作.....	124
后 記	127

从“本报内部消息”看刘宾雁的反动本质

党内右派分子刘宾雁，是去年文坛红极一时的人物。他在“大胆干预生活”、“反对官僚保守”、“推动时代前进”的幌子掩护之下，通过自己的言论和作品，到处宣扬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他戴着资产阶级右派的有色眼镜，对我们辉煌灿烂的建設成就视而不见，丧心病狂地歪曲夸大我们生活中的个别缺点和阴暗面，他不是象毛主席所教导的把这些东西写成“整个光明的陪衬”，而是把它们强调到生活的本质和主流的地步，而且认为与我们的根本制度有关，是不可克服或难于克服的。他还狂妄地诋毁周立波、赵树理等老作家的写新人新事的作品“淡而无味”，荒谬地说只有写缺点和阴暗面的作品，才“富于时代精神，符合生活真实，能够推动社会前进”。人们如果受了刘宾雁的反动言论和作品的毒害，就容易对现实产生悲观失望的心理，对社会主义建設失去信心，有的人甚至会堕落成为恶毒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来瘋狂攻击党，阴谋“爆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妄图达到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目的。公开声明自己

崇拜和追随刘宾雁的特写“本报内部消息”中的反党“英雄”黄佳英的青年右派分子林希翎，就是一个极为现实的例证。下面，我就打算扼要地来分析批判一下“本报内部消息”这篇反动透顶而又流毒深远的作品。

二

“本报内部消息”的中心思想是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和办报路线，竭力否定和反对党对报纸的领导。

作品中的党报——新光日报被歪曲为：由于大力宣传了党的政策，指导了各种工作，配合了中心任务，推广了先进经验，宣扬了建设成就，表彰了先进人物，使报纸销数在一天之内由三万份惨跌到一万二千份。于是这个报纸就被认为是办得很不好了。产生缺点的根本原因何在呢？刘宾雁把矛头指向了党的领导机关。有一次，总编室主任马文元埋怨总编辑陈立栋“不愿把这个报纸办好”，刘宾雁接着写道：“要说执行省委的决议，还有比他（陈立栋）更坚决更仔细的么？”可见报纸办不好的根源在于“执行省委的决议”。看来只要省委答应取消它对党报的经常指示、领导和监督，让陈立栋一个人自由自在地去搞，就能济事了。这真是明目张胆地否定和反对党对报纸的领导。

在否定和反对了党对报纸的领导之后，刘宾雁就把他的全套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和办报路线搬出来了。他诬蔑我们的新社会没有新闻自由，说什么“报纸上不敢提問

題，就是一個社會性的問題。”他竭力主張報社工作人員，特別是記者，應以所謂“無冕之王”自居，任意“干預”一切，亂打抱不平，全力搜尋、揭露和誇大在我們生活中僅占次要地位的缺點和陰暗面。把群眾，也不管他們是屬於進步、中間或者落后狀態的群眾的各種意見和要求，都不加選擇、不加分析和批判地反映到報上來。作品中的女主角黃佳美，不滿意新光日報很少批評縣區以上的中級和高級幹部，不滿意報紙批評關係工人安全的生產事故多這一類“也算問題”的問題。她希望的是報上少談或不談成績，多提全民性、社會性和政治性的重大缺點和問題，多批評黨的高級幹部，而且狂妄地主張報紙提出重大矛盾和問題來討論時，也不必請示黨中央。其結果是妄圖使報紙超越黨、與黨對立，而不是由黨來領導報紙，利用它來為黨和人民服務，推動工作，克服缺點，和敵人作鬥爭。這種資產階級報紙的面目如果去年我們還不夠熟悉的話，今年春夏“中國上空黑雲亂翻”之際的“文匯報”和“光明日報”，打着“揭露人民內部矛盾”、“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幌子，放出各種牛鬼蛇神來向黨和人民政府猖狂進攻的事例，人們總還記憶猶新吧。

三

劉賓雁不僅認為黨沒有能力領導報紙，而且進一步在黨的各級組織和廣大黨員身上抹黑灰。凡是在“本報內部消息”中寫到的上上下下的各級黨組織，都是一團糟。賈王

煤矿这样的基层党组织，几年都不解决工人每天只能睡四小时的问题，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麻木不仁，可谓官僚主义到极点。省党报新光日报党支部是总编辑陈立栋个人操纵的特殊机构，有个副总编辑是在支部会上批评过陈立栋的唯一的人，然而他却觉得在报社呆不下去，不得不自动要求调走。这个党组织在报社改进工作中也没起过任何领导作用和组织作用。至于党的省委这样的上级领导机关总该好一点吧？然而不，陈立栋有一次这样自白过：“省委有谁叫陈立栋关心群众，为群众办报了么？”可见它也是个高高在上，不了解实际，不关心群众的官僚保守机构，而且还非常害怕展开批评，报纸连发一则四百字的批评地方国营工厂生产的水瓶不够保暖的读者来信，也要受到省委不少负责同志的横加阻拦和干涉。我们不可否认现实中有少数的党组织工作做得还不够完善，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把生活中从上到下的各级党组织都写得官僚保守，乌七八糟，就严重地歪曲了生活的真实，形成了对领导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光荣、伟大而正确的共产党的恶毒诽谤了。

在刘宾雁的笔下，凡是描写较多、形象突出的共产党员，大多数都是很糟糕的人。如自私懦怯的錢家焯、善于吹拍的張野、軟弱无能的馬文元、昏庸保守的陈立栋等，就是作者所着重刻画的党员群象。在这里，刘宾雁还形象地宣传了一个阴险而虚伪的公式：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吸收的党员，不一定是先进分子，即使是先进分子，入党

以后，也会逐渐衰老、蜕化，变成落后保守的人的。馬文元有一回想到新党员錢家嫻，心里这样说：“这么年轻的姑娘，怎么灵魂就衰老了呢？可是，她还入党了呢。”这就是说，党要吸收的正是錢家嫻这样的灵魂衰老的人，或者是錢家嫻本来是好的，一入党，灵魂才逐渐变得衰老了。張野逢迎拍馬，自私享乐，連介紹黃佳英入党，也仅仅是为了騙取她的爱情，真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馬文元呢？本来还好，只因为“迈进了党委机关的大门”，工資、級別也在逐步提高，又有了老婆孩子的家庭之乐以后，就慢慢变得疲沓消沉、优柔寡断、热情冷却了。刘宾雁对总編輯陈立栋的描写，更露骨地宣傳了他經常說的党的干部必然日漸衰退的极其荒謬的規律。刘宾雁写陈立栋在一次受到黃佳英的批評后，这样想：

二十年前，我也不比你差！

这念头使他吃了一惊，紧跟着就想起，二十五岁时，他时常与人爭論，三十二岁，他还保留着一些独立的观点，等他更加成熟、老練，他就更加不輕易表示和时常放弃自己的看法了。四十二岁，他成了完全另一个人。

什么人呢？所謂“成熟”、“老練”也者，不过是美丽、虛伪的遁詞而已。实际上，陈立栋却成了一个专橫霸道、昏庸保守、冷酷无情的人。这不是指陈立栋已从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变成阻碍生活前进的絆脚石了嗎？他能一連推翻总編室主任馬文元写的三篇社論和編排的两版报纸。在某些

地方刘宾雁还对陈立栋作了极不真实的、故意丑化的描写。比如，他写陈立栋办公室墙上的唯一挂图，是画有很多机器和农具的粗笨大广告。陈立栋结婚七年，从没有和妻子去散过一次步。这些描写，无非是嘲笑一个省党报总编辑这么缺乏艺术欣赏力，对人冷淡无情罢了。当然陈立栋是经过刘宾雁所竭力歪曲和丑化了的，连他的许多我们看来是优点的地方，比如工作勤恳、坚持党的原则立场和经常请示领导等等，也是受到了刘宾雁的诬蔑和嘲笑的。他并给陈立栋强加了許多自私可耻的内心活动。如关于总编辑的名誉、地位、权力、享受……等等的庸俗自私想法就是。总之，在刘宾雁看来，我们党的很多党员都不好，在党内锻炼的时间越久，或是成了领导干部，就会越加衰退守旧，成为阻碍新生活大踏步前进的人。这和刘宾雁一贯对党员干部的看法是一致的。他在“中国青年报”反右派斗争大会上检查自己平时对广大党员的看法，是“一些人愚蠢守旧，不学无术，阻碍生活前进！一些人政治热情衰退，疲疲沓沓，无所用心或贪图享乐！另一些人自私，怯弱，不敢说话；怕丢乌纱帽，不敢坚持党的利益。”既然多数党员一团糟，就不能领导群众前进，非要按照刘宾雁的意图来进行一番“根本改造”不可了。这难道不是对党内真实情况的极大歪曲和诬蔑吗？

四

刘宾雁为了实现他用资产阶级思想来“根本改造”党的

冒險企圖，就在“本報內部消息”中創造了一個裹着“革新者”、“新生力量”、反對官僚保守的“英雄”、“戰將”等美麗外衣的青年女記者黃佳英的形象。她處處在影響黨，推動黨員按着她所指示的資產階級方向走去，還美其名曰“進步”。這個人是迷惑過不少青年讀者的；為了撕破她的華麗的偽裝，露出她那丑惡的原形，我們不得不对她下一番剝皮的工夫。

黃佳英是怎樣一個人呢？首先，她否定和反對黨對報紙的領導，到處宣揚她的資產階級新聞觀點和辦報路線。可以想象，一個記者，她的根本方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她還能為人民作出什麼好事呢？其次，黃佳英是一貫目無組織、紀律和領導，極端狂妄自大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作為一個黨報記者、共青團員，她經常不執行編委會指示，不尊重黨委會意見，一味按照個人的想法獨斷胡為。她越出記者權限，如隨便帶領工人進城請願，特別嚴重的是主張自由找職業等等。在賈王煤礦煽動團委干部和工人向黨的領導鬧大民主，進行罷工活動。回報社以後，她不但不承認這個嚴重的政治錯誤，當總編輯代表編委會通知調她作編輯時，她竟“象一根弦般站起來，整個身子轉向陳立棟，眼睛是憤怒的，眉毛和嘴角則是笑着的，微仰着頭說：‘……可是我也要告訴你，我相信我還要作記者，我一定要作個記者，因為，因為你不是應該作總編輯的人！’說完，陳立棟只見她厚厚的黑頭髮一甩……人已經不見了。”

这是多么唯我独尊、藐视一切的反党反领导态度啊！第三，黄佳英经常标榜“独立思考”，“她一切都有自己的看法，她不把党的政策放在眼里。”在黄佳英看来，所谓“独立思考”就是“标新立异”，就是她所欣赏的“新鲜的大胆的”意见。至于这些意见是否合乎党的思想、立场，合乎客观实际，则可不加追问。于是她讨厌总编辑陈立栋经常把记者的文章改得和社论的观点近似些。真奇怪，党报社论的观点一般都是代表党的观点，记者的文章接近社论的即党的观点有什么不好？难道离得越远越好吗？在黄佳英的影响下，连马文元也认为听了领导人陈立栋的意见办事就很“危险”！可见黄佳英以及受她影响的马文元他们的“独立思考”，就是认为自己的想法跟党和领导同志的意见应该离得远些，甚至背道而驰才好。这才真是最大的危险！世上没有绝对的“独立思考”。你不站在无产阶级和馬列主义的立场上独立思考，就会站到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独立思考。不管你自觉或者没有自觉到这一点。黄佳英的創造人刘宾雁一向标榜“独立思考”，厌恶谈什么“阶级立场”、“人生观”这样的字眼，他不是就“独立”地思考和行动到资产阶级右派的肮脏泥潭里去了吗？黄佳英拒绝接受党和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而又奢谈什么“独立思考”，也不会比刘宾雁有更好的下场的。第四，黄佳英以为自己比党高明、比党关心群众疾苦。她之所以要求入党，不是为了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能够更快地提高觉悟，为党和人民做更多有益的事，而是以党的保护。

人自居，其实是想利用党员这个更有利的身份来反党，比如能够参加賈王煤矿党委会去和领导对抗等等。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断定黃佳英是一个渾身浸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人物，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英雄”、“战将”。她不仅一貫拒絕党的教导，拒絕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階級思想，而且更处处頑强表現自己，自我擴張，野心勃勃地妄想用資產階級思想来改造党。她决不是什么新生力量，而是反动沒落階級的代表人物。誰跟着她走就会日趋反动，自絕于党和人民，被我們飞速前进的社会主义时代列車所抛弃。

五

“本报内部消息”的毒害和影响是很深远的。听说浙江日报、福建日报、哈尔滨日报等編輯部的部分工作人員都曾討論和贊揚过这篇作品。党内右派分子、浙江日报副总編輯高光过去一度把浙江日报引向資產階級的錯誤道路，也可能多少受了“本报内部消息”的影响。兰州一学校团支書学习黃佳英，帶領学生群众一起鬧乱子。至于林希翎、譚天荣等臭名远揚的右派分子，更打着黃佳英的追隨者的旗号，早在鳴放初期就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猖狂进攻了。而在文艺界，自从刘宾雁的隱含着反党思想的“在桥梁工地上”与露骨地反动的“本报内部消息”受到“人民文学”、“文艺报”等大肆捧場以后，也有不少青年作家在向刘宾雁急起

直追，熱中于“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王蒙的“組織部新来的青年人”、李國文在“人民文學”1957年7月号發表的極其阴暗反動的小說“改選”，以及右派分子劉紹棠誣蔑大學生活和農村生活的反黨小說“西苑草”、“田野落霞”等等。就是隨手拈來的幾個例子。現在是應該徹底清除右派分子劉賓雁的創作所散布的毒害和影響的時候了。當然，文藝作品今後並不是不可批評生活中的缺點和錯誤，問題在於怎樣批評。正如赫魯曉夫同志在他最近所作的關於蘇聯文學藝術問題的講話中所指出的：“整個問題在於站在什麼立場和抱着什麼目的來進行批評。我們揭露並且批評缺點和錯誤，是為了消除我們道路上的這些障礙，為了更加鞏固蘇維埃制度和共產黨的障地，保證新的勝利和更快地前進。”他同時又批評“在作家和藝術家中還有這樣一些人，他們有時失去了立場，迷失了方向，錯誤和歪曲地對待文學藝術的任務。這些人企圖把事情看作這樣，好像文學藝術的任務就是找缺點，主要是找生活的阴暗面和不良現象，而不提所有好的東西。然而，恰恰是生活中好的一面、新的進步的一面，才是社會主義社會中蓬勃發展的實踐的主要方面。”（見1957年8月29日人民日報六版）這些話是值得我們深思牢記的。

1957年9月

批判刘紹棠的右派文艺思想

右派分子刘紹棠在1957年4月号“北京文艺”、5月号“文艺学习”以及5月14日的“北京日报”文化生活副刊上，先后发表了“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我对当前文艺問題的一些淺見”、“暮春夜灯下随笔”等文。这些文章表面上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文艺批評和理論指导的美丽幌子，实际上却是在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取消文艺为工农兵的方針和普及工作，主張作家不必深入生活和改造思想，否定党对文艺工作的正确領導，以便实现他的所謂“写真实”，亦即“写阴暗面”、“干預生活”的反动而虛伪的资产阶级“創作自由”。这些文章的发表，正当許多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我們的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是起了极为有害的影响的，它們和文艺界的其他右派分子一道，对我們党所領導的文艺队伍进行了恶毒的誣蔑和攻击。因此，我們認為在今天来对这些反动的論点进行严正的批判，实在非常必要，是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而进行的一場激烈的战斗。

刘紹棠和其他文艺界的右派分子一样，是从竭力貶低苏联和中国現代革命文学成就来开始他的謬論，并把这种看法和所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缺点并提，以进行恶毒的誣蔑和攻击的。刘紹棠首先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創作方法作了修正主义的解釋。他說：“这个創作方法不是首先要求作家以当前的生活真实为依据，不是忠实最现实的生活真实，而去从‘现实底革命发展’去反映和描写生活，同时这种描写又要結合着‘任务’，这就使得作家在对待真实的問題上发生了混乱，既然当前的生活真实不算做真实，而必須去发展地描写，結合着任务去描写，于是作家只好去粉飾生活和漠視生活的本来面目了。”其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并没有写着“不是首先要求作家以当前的生活真实为依据，不是忠实最现实的生活真实”这样的话。而是“要求艺术家从现实底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所謂“现实底革命发展”，显然不是象刘紹棠所提出的作家反映生活應該“首先是基于‘靜’，而不是基于‘动’”。而是指现实生活的客观发展和变化而言，告訴作家不要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看待生活。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絕不会要求作家抛开今天的现实生活不写，而光去凭空虛构明天的生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在作品中貫穿社会主义精神，也不是要求在